

凶獸

每個人的內心深處，都潛藏的一頭凶獸，就像平靜無波的海面下，潛藏著湧動暗流，這頭凶獸隨時能吞噬一個人。

一 黑山羊

放學時間的速食店內擠滿了還背著學校書包的高中生。劉志宇好不容易才在為數不多的座位區搶到一個位置。周圍擠滿了同齡的高中生讓他感到很不自在，總覺自己有些格格不入。

因為某些原因，他並沒有像其他同年齡的小孩一樣上學。

他在座位上低著頭猛吸可樂，一邊滑著手機，等待某人的出現。

約莫過了十分多鐘，在桌上出現喝完的飲料杯、漢堡的空包裝袋和薯條盒後，一個聲音朝他喊道。

「大師！」

他抬起頭，看見陳威德穿著高中制服，手裡抱著籃球朝他走了過來。

「我說過不要這樣喊我了。」他對著在他面前坐下的少年說道，感覺店內其他人的視線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不自在的感覺令他渾身發癢。「尤其是在這麼多人的地方。」

「總感覺叫你大師才對嘛，而且你之前不是才跟我說過不要直呼你的名字嗎……」

「唔，上次那是特殊情況，不算。再說，我不是什麼大師，你叫我劉志宇就好了。」

「那志宇大哥，關於我之前在簡訊裡提到的事，你怎麼看？」

劉志宇滑著手機，點開對方之前傳給他的照片。照片中有兩個人，一個個頭高壯，另一個比高個子矮了一顆頭，瘦得像竹竿一樣。兩人站在籃球場上，對著鏡頭比出投籃的手勢。

矮個子叫小不點，高個子的叫阿彬。

「你說這兩個人會有危險？」

陳威德點了點頭。

「常理範圍的危險，還是超自然？」

「不知道，這不在我的能力範圍內。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，這件事和志宇大哥有關聯。」

「你確定？」劉志宇狐疑地看著面前的高中生。雖這麼問，但他知道陳威德的預測從未出過差錯。

他和陳威德是在一年前認識的。陳威德擁有感知危險的能力，當時他預感自己會有危險，透過朋友介紹，才請到劉志宇幫忙化解了一場危機，從那之後，兩人就成了好友。

「你說他們兩個等等會來。」

「是啊，小不點和阿彬他們應該快來了。志宇大哥好好觀察一下。」

在等待的時間裡，劉志宇又喝完了一杯可樂，正當他打算起身再點包薯條時，照片中的兩人走了進來。

「志宇大哥，你很喜歡吃這種東西？不然我請你啊，就當作是你之前救我一命的謝禮吧。」

「謝禮？救你那次弄得我自己差點都丟了一條命，你就只能想到靠速食來報答我？」

「這只是一小部分，我當然知道光靠薯條漢堡不能報答志宇大哥的救命之恩……」

他沒有理會陳威德在一旁的嚷嚷，而是閉上雙眼，開始仔細感受起來。

許多人對他或多或少都有些誤解，認為他擁有看穿人心的能力，因此總是對他避而遠之。但事實上，他並不會讀心術，跟讀心術相比，他所能做的差得遠了。

他從小就對人的情緒變化特別敏感，他不需要觀察，只要閉上眼仔細感受就能夠知道對方的心理狀態。

當他閉上雙眼，各種情緒像是水流一般開始朝他湧來，他感覺到陳威德的

潛在情緒中包含了緊張、興奮、期待以及自豪等不同的情緒。他搞不懂為什麼這傢伙每次在看自己施展能力時，都會有這樣的感受。

他將身邊所有不相干的情緒一一排除，只留下小不點和阿彬的情緒。

緊張……刺激……不安……

「志宇大哥……」陳威德的聲音傳來，他緊皺著眉頭，努力維持專注。

興奮……

屏息以待……

他好像聽到了什麼奇怪的聲音。

「志宇大哥，情況不太對！」

突然，店內所有人的情緒像是壓力過大的氣體鋼瓶一樣，猛地炸了開來，伴隨著鞭炮似的爆笑聲，各種情緒像驚濤駭浪一樣朝他席捲過來，沖的他差點迷失自己的意識。

他趕緊睜開雙眼，周圍的爆笑聲不斷。他順著陳威德焦急的眼光看去，只見一個女生正不知所措的站在垃圾桶前面，雙手從垃圾桶裡拉出了一個書包。書包上黏滿了垃圾還有各種食物醬汁。看著自己的書包，那女孩急得像是快飆出淚來。

劉志宇搖了搖頭，對陳威德道：「我們走吧，陳威德。這不是我該管的事。」

「志宇大哥？」

「你說那兩個人有危險，或許真的是吧。被霸凌的人會反抗也是很正常的。反擊霸凌聽過沒有？如果那兩個人因為今天這件事被那女生推下樓梯摔斷腿，老實說我一點都不會覺得意外。」

「我覺得我感應到的是更加危險的意外。」

「就算是更嚴重的意外，也不是我該插手的，這種事交給老師或是校方去處理吧。我只負責處理有關『心界』的事。」

他站起身準備往外走。他推開速食店擦的晶亮的玻璃門，準備跨出腳步時，突然感覺到一陣怪異。迎面撲來的不是夏季的熱風，而是比店內更加寒冷

的寒流。他感覺體內的血液在這一刻完全凍結。

他回過頭，發現自己身在「心界」

所有的光在一瞬間變得黯淡，他眯著眼在一片漆黑之中辨識物體。寒意悄悄爬上他的全身，他感覺到某個視線掃過他，帶著委屈、憤怒……

惡意。

一團模糊的影子從少女的身後緩緩升起，聽不清的呢喃從那團影子中傳出。那東西似乎擁有自己的意識一般，不斷的翻滾變化。劉志宇想要聽清楚那低聲呢喃。他發現那個影子漸漸有了輪廓，隨著那輪廓愈來愈清晰，呢喃聲也漸漸大聲了起來。

模糊的影子變成一隻長著尖銳利牙的黑色山羊。黑羊發出一聲淒厲至極的嘶吼。

影子化作黑煙，朝他捲過來。他轉過身想跑，但是伴隨著一聲怒吼，一股強大的力量朝他襲來，他就像是暴風雨中的風箏一樣，瞬間斷了線，被龐大的情緒捲走。

我要讓你們付出代價！

「志宇大哥！」

陳威德的聲音傳進他的耳裡，讓他猛然驚醒過來。光線再次恢復正常，他仍舊在速食店內，周圍沒有可怕的怪物，也沒有駭人的吼叫聲。他的心跳得飛快，像是一隻受到驚嚇的兔子，隨時準備跳出他的胸膛。

「志宇大哥，你還好嗎？」

「陳威德……」

「啊？」

他看著少女走遠的身影，從她的身上感受不到任何一絲異樣的氣息，但是剛才他在心界的體驗是千真萬確的。這不是幻覺。

他在那裡感受到了殺意。

「計畫改變了。」他轉身走出速食店，一腳跨上他的機車，看著一臉不解

跟上來的陳威德，遞給他一頂安全帽。「這個案子我接下了」

二 陳靖瑜

劉志宇騎著機車來到陳威德的住處。他曾經為了幫陳威德解決他的問題而來過這裡一次，他還記得那次一群怪物圍繞在他家的情景。

「志宇大哥，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陳威德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滑起手機，同時一臉好奇的問。

「我剛剛進入『心界』了。」他在地上清出了一個空間坐了下來。陳威德的房間就像同年齡的高中男生房間一樣，地上到處都是散落的漫畫，穿過的衣物不是丟在洗衣籃，就是疊在漫畫上。

「心界？你在心界裡看到什麼？」

「一隻黑山羊。」他頓了頓，接著說道。「而且這次我是被強制帶入心界的。這種狀況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。」

「誰有辦法做到這種事？難道剛剛速食店也有人有和你一樣的能力？」

「我覺得不是。」他想起了剛剛在速食店的那個女孩。「關於那個女孩，你對她了解多少？」

陳威德在床上坐直身子，正色道：「志宇大哥，你說你看見了一隻黑山羊。那你聽過『黑羊理論』嗎？」

劉志宇搖了搖頭。

「這個理論是在說明一種霸凌情形。在這個理論中，有三個角色，分別是屠夫、黑羊以及白羊。黑羊是受害者，也就是被霸凌的人；屠夫是加害人，也就是霸凌的一方；至於白羊，則是不敢出聲，選擇袖手旁觀的人。通常黑羊不是做錯事的人，屠夫才是，但是在這個理論中，一群知道自己理虧的人，會去攻擊好人。做錯事的人成為了加害人，而沒做錯事的人，反倒成了受害者。」

「這……很難理解。」

「這就是這個世界奇怪的地方。當你愈是努力去理解這個世界，就會發現

這個世界愈讓你費解。不過這些不是重點，剛剛那個女孩的名字叫做陳靖瑜，她是班上被霸凌的對象。志宇大哥，你覺得是她把你帶進心界嗎？」

「我不確定，但是現在我確定你說關於那兩個人有危險是真的。而且這個危險來自於那個叫做陳靖瑜的女生。」

「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觀察。」

劉志宇又向陳威德詢問了一些關於陳靖瑜的事，可惜大多問題就連陳威德自己也不清楚。無奈，劉志宇只好空手返回他的住處。

不過令他訝異的是，當他來到家門口時，遠遠的就瞧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，而且這個人他不久前才見過。

陳靖瑜。

她怎麼會知道我住哪裡？她來這裡幹什麼？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他走近後問道。

「你剛剛也在那間速食店裡。」陳靖瑜冷冷地說。他不知道自己和她有過什麼過節，要讓她用這麼冰冷的語氣對自己說話。

「是啊。」他簡短地回應。

「你看我的表情像是在看什麼恐怖的東西一樣。」

那是因為我真的看到了很恐怖的東西。這句話他沒有說出口。

「你的表情就和其他人一樣。一開始大家總是用很恐懼的眼光看我，漸漸的，這些眼光變成諷刺與嘲弄，然後他們開始對我惡作劇。」

「我不記得我有見過你，但是你就和其他人一樣，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你從誰那裡聽說了關於我的事嗎？我明明什麼也沒有做錯，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？」

一連串的問題像是連珠炮一樣從陳靖瑜的口中噴出，她或許是一個多話的人，但是這樣的特質是建立在困惑不解以及憤怒委屈之上。

但是即便如此，在這些問題問出口時，她依然不改冰冷的語氣，在談吐之間也感受不出任何的情緒變化。

他想起今天在店內聽到的怪物嘶吼，那吼叫之中蘊含的強烈情緒，到現在還讓他印象深刻。他可以很確定對方此刻正在壓抑自己的情緒。

非常不健康的心理狀態。

但為什麼要這麼做？

「如果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，妳相信嗎？」

她的表情完全就是一副不相信的樣子。

「我沒有聽誰說什麼，妳完全沒有必要特到跑到我家門口堵我。」

她還是沒有說話，但是她的視線從來沒有移開過，像是在檢視他有沒有說謊一般。

「我不知道妳在計畫什麼，」他嘆了口氣繼續說道。「但我勸妳最好不要做出傷害其他人的事。不管在妳身上發生了什麼，這麼做都是錯的。」

聽了他的警告，陳靖瑜像是觸電一樣的抖了一下。

「所以他們對我做的事都是正確的？你什麼都不了解。你最好不要來妨礙我。」

說完，她頭也不回地轉身走了。

三 寶盤

劉志宇看著她離開的背影，接著轉身進入自己的住處。

屋子的格局不大，一個大廳，一間浴室和兩個小房間。其中一個門敞開，從外頭可以看到一張床上堆滿了雜亂的衣物，地上滿是看過和撕下的報紙。那是他平時在用的房間。

而另外一個房間則是上鎖的，門上還掛著「禁止進入」的牌子。

劉志宇走進自己的房間將東西放下，接著從床底下摸出了一把鑰匙。他拿著那把鑰匙來到那扇門前，一股奇異的氣息緩緩的從門縫竄出，他感受到一股規律的震動，像是心跳一樣。每次來到這扇門前，總是讓他的內心升起緊張感。

同時還有一抹敬畏之心。

他將門打開，整個房間內空空如也，什麼也沒有，除了那個擺在房間正中央的轉盤之外。

寶盤。

劉志宇朝著寶盤靠近。寶盤散發著七彩的光芒，這些光芒不停地變換，令人心智迷失其中。

這東西曾在他最絕望的時刻將他從谷底拉出來。

那天晚上下著滂沱大雨，街道上半個人影都沒有。暴雨像是一股大力，誓要將整座大地砸裂般的落下，轟隆隆的聲音擊打著他的鼓膜，但他已經分不清這究竟是世界的憤怒還是他心中的怒吼。

亦或著兩者都是。

他拖著沉重的步伐，全身早已被淋得溼透，但他毫無所覺。

「喂……」

他轉進一條暗巷。

「喂！我在叫你呢！」

他仍舊沒有回應。

突然他被推了一下，這一下讓他直接跌倒在地，他索性就直接倒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

「你這可悲吸毒仔，是你自己害死了你媽。」

聽到有人提起他死去的母親，他猛的抬起頭，奮力大吼。

「老爸死了，你沒照顧好你媽，害死她後，你現在還想弄死你自己？」

「你誰啊！到底干你屁事！」他倏地站起，轉了一圈，見周圍沒人，便開始狠狠地抬腳踹牆。「對！我是可悲吸毒仔！我害死自己老媽！老爸會死也是我的錯！」

像我這樣的垃圾，想弄死自己不行嗎！

悲憤的怒吼蓋過暴雨聲，穿天透地，令人聽了不禁落淚。

一道七彩流光從天上落下，打在他身上。

「你的老爸從沒怨你，你媽也依舊守著你，你現在弄死自己，是想要讓他們再傷心一次嗎？」

「你懂什麼！」

「什麼都不懂，我只知道，這個世界是不義的，但正因如此，才更需要有人站出來，捍衛它。」

「這個社會沒有公義！也沒有希望！」

「希望和公義從沒消失過，你只是需要一點時間，給它一個機會，給你自己一個機會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當你覺得這個世界沒有希望，為什麼不自己去創造。喪親之痛，你有切身體會，你知道這條路不好走，很痛苦。有此體會的你，願意站出來，拯救那些和你同樣失去希望的人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如果你想要贖罪，想要對得起已經死去的爸媽，不要尋死，要站出來。」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

「聽過我的名字，接下維護這個世界的重責，你必須將希望傳遞下去。我是——」

七彩流光·寶盤

他來到寶盤前，圓形的輪盤被劃分成六個等分，每一個等分都畫上了不同的圖案。

貓形獸、遮眼粉、封魔瑣、神力丸、殺魔槍、回憶鏡。

「案子接下了？」

寶盤的聲音自輪盤傳出。

「接下了。」劉志宇有些無奈地回應。

「當初你說不打算接下時，我還有些擔心呢。」

「擔心什麼，這件案子還沒陳威德那次危險。」

他回憶起陳威德那件案子仍心有餘悸。

「這次不是危險不危險的問題，這次這件案子，或許是個機會……」

「什麼機會？」

「多說無益，如果你能夠完成這件案子，你自然就能夠明白了。」對於案子內容，寶盤總是賣關子，刻意不說。「那麼依照慣例，接下案子，就能夠隨機獲得兩樣道具，和一次提問的機會。」

每次劉志宇接下案子，都會從寶盤那裡得到兩樣道具，道具會根據任務需求配給，無法自行選擇，但是絕對足以讓他應付任務。

他思索著這次的案子，估計得到的道具會是遮眼粉和封魔瑣。

然而兩樣道具他沒猜中一樣。

「這沒搞錯吧……」劉志宇看著這次的道具，喃喃唸道。

「依照以往的慣例，現在你可以問一個問題。」

劉志宇吞了吞口水，問出打從一開始就想問的問題。

「為什麼你這麼在意我有沒有接下這起案子？」

四 心界

隔天早上，劉志宇還沉浸在睡夢中，就被陳威德打過來的電話給吵醒。他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，現在已經是中午十二點了。

「志宇大哥，陳靖瑜今天變得好奇怪啊！」

「哪裡奇怪了？」

劉志宇下了床走進浴室，一邊刷牙，一邊和陳威德通話。

「陳靖瑜今天好像變了個人似的，上課時間會突然癡癡地傻笑，一下突然又變的兩眼空洞無神。」

「喂喂，你們不會把人家給逼瘋了吧？」

「我不知道小不點和阿彬到底都在幹嘛，」小不點和阿彬是主要霸凌陳靖瑜的對象。「但是今天最怪的還是陳靖瑜的態度，她看人的眼神好冰冷，好像恨不得立刻就殺掉所有人似的。」

「她都被欺負成這樣了，你還指望她要對你們笑咪咪的嗎？」

「不是啦，志宇大哥！你不懂……這……她原本真的是個很溫柔的女孩啊！」

「陳威德，」劉志宇放下手中的牙刷，想起昨天從寶盤那裡得到的道具。「聽你這麼說，陳靖瑜現在好像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，你覺得她是被附身了嗎？」

「對對對！志宇大哥你終於說出正經話了！」

「我昨天從寶盤那裡拿到了殺魔槍。老實說，我原本還以為會拿到封魔瑣的，你還記得這兩樣東西吧？之前都對你用過。」

「想忘也忘不了啊！」

每個人心中都有怪物，這些怪物會被人們的負面情緒餵養，逐漸壯大。一旦超過某個限度，這些怪物就不會只存在於心中，牠們會對這個世界造成危害。一些還沒被餵養完全的弱小怪物，只需用封魔瑣，將牠鎖回心中就可以自然消失了。但是一旦涉及被餵養完全的怪物，鎖也鎖不住，只能用殺魔槍將牠們打的連灰都不剩。

這次任務拿到殺魔槍，說明了這案子十分棘手。

「唉呀，志宇大哥，我打來不是要說這件事的！我聽到班上有人在說，有人把陳靖瑜的事放到網路上，胡亂造謠，還加油添醋，現在網路上一堆不認識陳靖瑜的人都在罵她。」

「他們還成立了一個論壇，說之後要給她來一個大驚喜什麼的……我感覺

有非常不好的事情要發生了啊！」

「我覺得有危險的不是陳靖瑜，而是其他人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放學後馬上到我家來。」

劉志宇只簡短的說出這句話。

他低頭看了看封魔瑣以外的另一樣道具，心中充滿不解。

回憶鏡。

「志宇大哥，網路……也有辦法連結心界嗎？」

「沒這麼試過，但理論上，應該是可以的。」

所謂的心界，是一種常人無法看到也無法隨意進入的世界。它的構成，來自人們對於一個區域的集體看法。因如今網路已經成為所有人抒發情緒以及交流意見的地方。理論上如果將網路當成心界進入的話，應該會發生過多認知差異而無法形成一個穩定的世界的情況，畢竟在網路世界上充斥了太多的意見與想法，但如果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的話……

例如網路霸凌。

他照著陳威德的指示，來到一個網路論壇，這個論壇上面的人數顯示超過上百人，而這些人全都在討論同一件事。

陳靖瑜。

論壇上各種罵聲不斷，一串又一串的訊息像是翻滾的海浪，一波接著一波，這邊罵完，立馬換另一邊叫囂，此起彼落。有些留言甚至讓他看了都覺得陳靖瑜真的是個十惡不赦的罪人。

事實早已被扭曲。

「這群鍵盤殺手，甚至根本沒見過陳靖瑜本人，只是聽聽網路上傳開的謠言，就開始了各種攻擊。說到底，到底干這些人屁事？一群沒大腦的傢伙。」

陳威德在一旁看了這些留言，忍不住破口大罵。

劉志宇的內心也有同感。

「志宇大哥，進入心界後，所有的事物都會以具體的事物呈現對吧。那這些叫罵會變成……？」

「會變成一堆拿著武器的怪物吧。」

陳威德聽了倒抽一口氣。他還記得自己曾經見過的那群怪物。

劉志宇深吸了一口氣，閉上雙眼。

當他再次睜開雙眼，他已經身處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他站在一個類似羅馬競技場的地方。在競技場的中央蹲伏著一隻黑色的巨獸，他站在高台的一角，周圍的其他人手邊擺放著各種不同的武器，他們不斷拿起那些武器，朝著中央的黑羊巨獸投擲。投完一批，立刻就有人推著推車送來新的一批武器。

叫喊聲震耳欲聾，像是要將天空都給震裂。

沒人注意到一個身披漆黑斗篷的神祕男子來到他的身邊。

這個神祕男子是陳威德在心界的身分。在劉志宇進入心界之前，就已經和陳威德建立了一個私人聊天室，讓他們可以互相聯絡。

陳威德負責觀察網路動向，他負責在心界觀察黑山羊的一舉一動。這次任務拿到了殺魔槍，不管怎麼想，會有危險的都不該是陳靖瑜。

所以他猜那個怪物——黑山羊——一定也會出現。

「大哥，情況怎麼樣了？那些怪物有攻擊你嗎？」

「我沒事，這裡沒怪物。」他看著競技場中央一動也不動的黑山羊。「除了黑山羊。」

「志宇大哥，還真讓你給猜中了！」

「但我不知道牠在等待什麼。」

競技場中樣的黑山羊一動也不動。

這時有人為他送來了一批武器。他對著那人搖了搖手，表示自己並不需要。

「是來看熱鬧的吧？」那個送武器的人笑著對他說，「不實際參與雖說也是同罪，但好歹不是在最前線，你說是吧？」

劉志宇沉默不語。見他什麼話也不說，那送武器的人摸摸鼻子走了。

看著一動也不動的黑山羊，一股莫名的不安在他心中升起，他總覺得自己落入了某個陷阱之中。

黑山羊，你到底在盤算什麼？

深夜，學校的頂樓，兩支手機的螢幕照亮了兩張人臉。

「欸，阿彬，你說我們等等要做的事……真的好嗎？是不是……有點太過火了啊？」

「不好也得做啊！現在才回頭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
在學校頂樓，還有第三個人。陳靖瑜被人用童軍繩綁在一張椅子上。她低著頭沉默不語。

「喂，看到那東西沒有，知道我們等等要幹什麼嗎？」阿彬來到陳靖瑜身旁，指著放在她腳邊的一個大鐵桶。「等一下我們會把這東西倒在妳身上，然後拍成影片上傳到……嘔……」

大鐵桶裡面有放了好幾天的廚餘，阿彬站在陳靖瑜的身旁，聞到那廚餘的氣味，不小心吐了出來。

「噢，那東西好噁！阿彬，我們不要這麼做啦。」

「不行！我們一定得做，你想被其他人嘲笑嗎？到時候換我們被霸凌怎麼辦？」

「我不想被霸凌。」

「沒錯，我也不想，所以我們得完成任務。」阿彬捏著鼻子扭頭轉向陳靖瑜。「喂，妳說話啊！知不知道等一下要幹嘛？」

陳靖瑜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一句話。見她這樣毫無反應，反倒讓阿彬內心

愈來愈不安。但他不能表現出來，不然小不點那個臭俗辣一定會馬上逃跑，這樣就換他們成為被嘲笑的對象了。

「喂！我在和妳說話！妳有沒有聽見！」阿彬的聲音不自覺的大了起來。他一把抓住陳靖瑜的頭髮將她的頭拉了起來。「唔……」

當他看清楚陳靖瑜的臉時，嚇得後退一步。陳靖瑜雙眼空洞無神，但是臉上卻掛了一抹詭異的笑容。本就不安的阿彬，看到這幅表情，嚇得魂差點都飛了。

「少……少嚇唬人了！」

阿彬說完，一個巴掌就朝陳靖瑜的左臉搥去。

「阿彬！」小不點被他的舉動嚇得大叫。

「別吵！」

「哼哼哼哼……」

這次陳靖瑜笑了起來。那笑聲詭異得讓人心裡發毛。阿彬和小不點被那笑聲嚇得不住顫抖。

「阿彬……她起笑了嗎？」

阿彬沒搭理同伴的問題，而是壯起膽子朝陳靖瑜靠近。

「妳笑屁喔！」反手又是一個巴掌。

那一掌反而讓陳靖瑜瘋狂大笑了起來。瘋狂的笑聲回當在靜謐的夜裡，為夜晚增添了一點邪異。

「黑山羊……來了……」

突然，陳靖瑜歪著頭，癡癡地說。然後她原本空洞無神的雙眼突然瞪向阿彬，阿彬從那雙眼睛裡面看到漆黑的怒火。

一股錐心的疼痛朝阿彬襲來，手機從他的手中滑落，他痛得在地上打滾，發出淒厲的尖叫。

「阿彬！」

小不點衝上前去，但是被阿彬胡亂揮動的拳頭打個正著，痛的搗著肚子蹲下。

黑夜之中，詭異的笑聲和淒厲的慘叫交織在一處……

同一時間，身處在心界之中的劉志宇，對於小不點和阿彬身上發生的事並不知曉。他靜靜地坐在競技場的邊緣，觀察著一動也不動的黑山羊和周圍的人的一舉一動。

這時，披著斗篷的陳威德——當然不是真的陳威德——走到他的身旁。

「志宇大哥，剛剛小不點和阿彬的家人打電話給我，說他們兩個人到現在還沒回家。」

「現在外面是幾點？」

「已經十點半了。」

「先暫時別管他們。」

「陳靖瑜那邊情況怎麼樣了？我在論壇上面完全沒看過她發言。她還在看嗎？」

「黑山羊還在，但是一點動靜也沒有，我不知道牠到底在等待什麼，但是我從剛才開始就一直有一種不好的預感。」

當他和陳威德在說話的同時，他的眼角餘光瞥見了黑山羊快速的一張口，一團黑色的物體迅速的射向一個人。他聽見那個人抱頭慘叫，當下心裡一驚，立刻從口袋中掏出寫著殺魔槍的紙片，朝著那紙片吹了一口氣，紙片立刻化作一柄長槍落在他的手中。

他將手中的長槍朝黑山羊擲去。長槍如同流星，快速飆向黑山羊，但是當它撞上黑山羊時，竟然直接穿透過去，什麼也沒有發生。

劉志宇舉手召回長槍，在剛才的攻擊過後，黑山羊便再也沒了動靜。

劉志宇轉身望向剛才那個人，但是那人早已消失不見。

「黑山羊有動靜了，牠剛剛攻擊了一個人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的殺魔槍……直接穿過黑山羊，那東西……好像不存在……」

「等等，剛才有人從論壇下線了。」

「有辦法知道他是誰嗎？」

「我看看……有了有了，他的 ID 是……」

一陣靜默。

「是……？」

「志宇大哥，剛剛下線的人是——」

阿彬。

五 回憶鏡

劉志宇剛退出心界，陳威德緊張的臉就立刻湊了上來。

「志宇大哥，怎麼回事？阿彬他不會有事吧？」

劉志宇搖了搖頭，將剛才在心界發生的事全都告訴陳威德。

「心界的黑山羊攻擊阿彬，那現實的阿彬會發生什麼事？」

劉志宇不願多說細節，因此只是簡短的說：「總之現在首要任務是找到他們兩個。對於他們會在哪裡，你有什麼頭緒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」陳威德喪氣地說。

劉志宇開始回憶起剛才在心界看到的事物。

「嗯……剛剛在心界，阿彬的身上有股難聞的味道……聞起來像是廚餘桶。」

「廚餘？」聽到這兩個字，陳威德的眼睛亮了起來。「我以為他們只是說說而已。」

「你知道他們在哪裡？」

劉志宇騎著摩托車，在大街上狂飆，無視交通號誌和不斷傳來的喇叭聲及叫罵聲。他一路以時速破百的速度從家裡殺到學校，連安全帽都還來不及脫，就急急下車。

守在校門口的警衛正一臉無聊的趴在警衛室裡的小桌上滑手機。當他看見志宇急急忙忙的衝過來，好奇的抬起頭。

「哦，你是那個翹課仔？大半夜的還兼差當飆車仔？這個時間跑來學校幹啥？拿作業？」

「警衛伯伯……我需要你幫忙……有人有危險。」

「危險？啥危險？」警衛坐直身體，表情凝重了起來。「要我先打電話報警嗎？」

「等等，先別報警。情況緊急，我之後再跟你說明，總之你先和我來，我需要你的幫忙。」

雖然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警衛見劉志宇神情緊張，明白事關重大，也不再多說什麼。轉身拿起身後掛在牆上的警棍取下後掛在腰間。

「帶路吧。」

兩人在走廊上急急地走著，路上什麼話也沒說。當他們來到通往學校樓頂的樓梯口時，遠遠的就聽到了淒厲的叫喊聲。聽到這聲音，兩人趕緊加快腳步衝了上去。

警衛頂著圓滾滾的肚子，腳步卻動的飛快，搶在劉志宇前面，先一步將樓頂大門推開。

劉志宇跟著來到學校樓頂，剛踏出門的第一步，就感覺整個空間的氣氛格外詭異。狂笑、哀號配上夜晚的涼風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他看見小不點和阿彬倒在地上，神情痛苦。而陳靖瑜則是蹲伏在一張椅子上，腳邊散落著一節節斷裂的童軍繩。

「什麼味道那麼噁心？喂！那邊的！你們在幹什麼！」警衛皺著眉頭大喊，並從腰間抽出警棍，小心翼翼地朝著那三人前進。

劉志宇趕緊伸出手拉住警衛。

「別動，讓我處理。」

「啊？飆車仔，你沒看到這是什麼情況嗎？讓大人來處理。」

警衛想要抽回自己的手，但是發現自己竟然動也動不了。哇賽，這小子吃了大力丸不成？警衛心裡一驚。「喂，飆車仔，啊你不是叫我上來幫忙？」

「是啊，你等一下要負責抬人下去，黑山羊交給我對付。」

「黑……山羊？」警衛緩緩重複。「喂喂喂，你們到底在搞什麼把戲？現在是在拍微電影嗎？臭小鬼趕快給我滾——」

「你看得見我？」警衛的聲音被硬生生打斷。一個低沉的聲音從陳靖瑜的喉間傳出，與其說那是說話聲，不如說那更像是野獸的低吼。

打從一開始，黑山羊就一直附在陳靖瑜的身上。打從劉志宇在速食店意外的進入心界，他就一直覺得很奇怪。但是現在他明白了，陳靖瑜心中的凶獸已經跨越心界，來到這個世界了。

而剛才在網路上看到的黑山羊，不過是個幻影，是用來騙他的把戲。

阿彬雖在學校樓頂，但是他一直在論壇上發言。而被束縛住的陳靖瑜沒辦法行動，所以黑山羊在一瞬間回到心界，攻擊了阿彬，又立刻附回陳靖瑜的身上。

在心界受到的任何傷害，都會對現實世界造成影響。

「回到心界去。」他對著黑山羊說道。

「為什麼？我在幫她啊！你沒看到我們靖瑜多可憐呦？」

劉志宇不再跟牠廢話，從口袋中掏出殺魔槍的紙片，吹了一口氣，便將整支長槍朝牠擲去。

「這不是拍片啊……這到底……」似是感受到了殺魔槍蘊藏的龐大力量，警衛一臉驚愕的喃喃說道。

劉志宇原以為黑山羊會舉手擋槍，沒想到牠不閃不避，任憑殺魔槍轟在牠的身上。

殺魔槍夾帶著強大威勢，在陳靖瑜身前轟炸開來。爆出的七彩流光照亮了整片夜空。

「喂喂喂！你會把她打死啦！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警衛驚聲尖叫。

「殺魔槍只對怪物妖魔有效，不會傷到凡人。」劉志宇眯著眼，舉手召回長槍。流光散去，黑山羊附著陳靖瑜的身子，歪頭朝劉志宇詭異的笑了笑，毫髮無傷。

「你不是說這是殺魔槍嗎？怎麼好像沒殺掉那傢伙啊？」

「你去問寶盤啊！就說要封魔瑣！給這什麼鬼槍！那怪物附在陳靖瑜身上，我的殺魔槍對牠起不了作用！」

「呃，誰是寶盤？」

「我拖住那怪物，你先把那兩個人帶回來。」

劉志宇說完，一個甩手，殺魔槍立刻又飆了出去。警衛同時一個箭步殺出，準備搶人。

「休想帶走他們！」黑山羊附著陳靖瑜，從椅子上一躍而下，一雙雪白的手瞬間附上黑色的氣體，朝倒地哀號的小不點和阿彬捲去。

「想跑？」

劉志宇見狀，屈了屈手指，殺魔槍立刻變換方向，朝黑山羊追擊。

見殺魔槍朝自己追擊而來，黑山羊面露冷笑，絲毫不將它放在眼裡。牠在半空中一個打轉，伸手要將殺魔槍給掃開，但是劉志宇又再次扭動手指，讓殺魔槍繞到牠的身後，再往自己身前一拉。

殺魔槍雖無法刺穿黑山羊，但還是頂著陳靖瑜的身子，將牠推離了原本前進的方向。

警衛逮住機會，率先救下小不點。

劉志宇則在第一時間召回殺魔槍，緩緩退回警衛和小不點的身邊，而黑山羊則是雙手緊緊抓著阿彬。雙方僵持不下。

「快……快救救……阿彬……牠快……殺死他了……」小不點氣若游絲的說。

「臭小子，你等等最好給我解釋清楚，你到底是誰，從哪來的。」警衛瞪著劉志宇說。「現在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劉志宇眉頭深鎖，一時也想不出好的辦法。殺魔槍，回憶鏡，一個問題，一個答案……

「為什麼你這麼在意我有沒有接下這起案子？」

他想起寶盤的回答。

因為她和之前的你很像。

劉志宇閉上眼睛開始思考，他沒注意到自己在無意間已經開始感受起周圍的情緒流動。

可以確定的是，寶盤所說的「因為她和之前的你很像」這句話和回憶鏡有所關聯。他沒使用過回憶鏡，只知道回憶鏡可以讓人回到自己過往的一段經歷之中。

但是他該選擇哪一段回憶？

悲傷……渴望……等待……解脫……

憤怒……警戒……等待……

兩種不同的情緒波動朝他襲來。他睜開眼睛，這些情緒全是從陳靖瑜身上散發出來的。

陳靖瑜還在。

劉志宇心中升起一股希望。

「警衛伯伯，照顧好小不點，等等我會幫你製造機會，時機一到，就把阿彬帶回來。」

劉志宇將嘴附在警衛的耳邊，又說了幾句話。警衛聽完面色凝重地看著他，然後才點了點頭。

說完，劉志宇閉上雙眼。

當他再次睜開雙眼，他已經身處在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場景依舊是在學校的頂樓，但是周圍布滿了紫黑色的氣體，這裡的溫度極低，劉志宇口鼻隨著呼吸冒出了白色的煙霧。

「哦？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你？可以進入心界，小子你是什麼人？」黑山羊的真身好奇問道。

「一個準備要宰掉你的人。」

劉志宇邊說邊用眼角餘光瞄向黑山羊身後的陳靖瑜，她也半眯著眼睛悄悄望向他。

「剛才我在網路上看到的並不是你對吧？」

「是啊！昨天在速食店我就感受到了。有個傢伙能夠進入心界，我知道他一定會鎖定網路論壇，所以才在網路上製造了一個假的幻象，為的就是要讓那傢伙守在那裡。沒想到他現在竟然追到這裡來了。」

「要是你沒有帶走小不點和阿彬的話，我或許不會發現那是幻象，也就不會追到這裡了吧。」

「又是那兩個傢伙壞了我的好事。這兩個人全身上下沒有一處是好的。」

「我同意。會霸凌別人的，本就不是什麼好人。」

「哦？沒想到你還挺明理的。那為什麼你要妨礙我？」

「因為會殺人的怪物更壞。」

聽到他說的話，怪物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「那你現在打算怎麼做？你的殺魔槍對付不了我，阿彬再過不久也要死了，你還能怎麼辦？」

他感覺到右臂傳來一陣疼痛，像是有人在用力擰他。

「你等著看吧。」

他閉上雙眼，離開心界。

再次睜開雙眼，他已經回到原來的世界。

她和以前的你很像……

「我知道妳想做什麼！」他朝著已經跑到樓頂邊緣的陳靖瑜大吼。接著掏出寫著回憶鏡的紙片，吹了口氣。「這麼做或許能夠讓黑山羊消失，但這不會改變什麼！」

從剛才情緒波動，他已經察覺陳靖瑜想要幹什麼。他進入心界，讓黑山羊分心，好讓陳靖瑜有機會奪回自己的肉身。而他知道陳靖瑜一奪回自己的身體，一定會立刻跳樓，所以他讓警衛隨時注意陳靖瑜的狀況，一旦她拿回自己

的身體，就立刻擰他，讓他退出心界。

聽見他的話的陳靖瑜停止前進的動作。

同時回憶鏡發動，他們兩人一同落入回憶之中。

六 回憶

劉志宇和陳靖瑜站在街道上。

「我們……在哪裡。」

陳靖瑜怯生生地說，她的聲音不再冷若冰霜，而是多了幾分害羞與怯懦。

「原來這才是真正的妳啊。我昨天在店裡見到妳的時候，妳就已經被附身了對吧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這是我的回憶。妳看那邊，」他抬起手指著前方的交叉路口。「等一下會發生一場車禍。」

他們靜靜地等待，過了幾個紅綠燈之後，他看見了一輛熟悉的車。好幾個夜晚，令他難以入眠，尖叫著醒來的那輛車。

他的父親駕駛著車子來到路口停紅燈。綠燈起步過了半秒鐘，一輛砂石車從左方衝出，直接攔腰撞上剛起步的小轎車。

整輛車被撞飛了數十公尺，最後砸在街道另一頭的一間麵包店才停下來。

「當時我和我爸正在吵架，我還記得我們兩個都在大吼，一綠燈，他就將油門踩到底，然後那台闖紅燈的砂石車就撞上了我們……」劉志宇的聲音顫抖，訴說這個困擾了他好久的可怕夢魘。「我看見砂石車直接撞在他的臉上……一切就好像是慢動作一樣，那短短的幾秒鐘，是我人生中最長的一段時間……然後安全氣囊爆開，同樣砸在我爸的臉上。」

「我當時嚇傻了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。當我被甩出車外時，我甚至忘了我們當時在吵些什麼。」

「我也從沒想過那會是我們的最後一場對話。」

陳靖瑜低著頭沉默不語，但是他可以感受到從她的身上傳來了悲傷的感覺。

知道這點，讓他感覺好了不少。他吸了吸鼻子，強忍淚水，沒讓它滴落。

場景變換。他們出現在喪禮上，牆上高高掛著他父親的遺像。

「我還記得在喪禮上，媽媽哭得有多傷心，她看起來好憔悴。」劉志宇走到回憶中的母親身邊，為她拭去臉上的淚珠。「看見她這模樣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所以那時我就發誓一定要讓她過上好日子。」

場景再度變換，這次他們來到一條小巷子內，看著回憶中的劉志宇打開機車的座墊。

「後來我跑去當車手，幫黑道運毒。這是我能想到最賺錢的差事。」劉志宇走到機車旁，伸手戳了戳裝著白色毒品的夾鏈袋。

「後來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在一次交易裡，買家摸走了毒品，栽贓到我頭上，然後……」

場景再次變換。這次他們站在劉志宇的舊家前。

「黑道殺上我家，他們拿刀砍了我媽，然後在我家堵我。」

他感覺身旁的陳靖瑜顫抖了一下。

「他們逼我吃下毒品，然後為他們賣命。幾個月後，在一天下大雨的夜裡，我逃了出來，那時我腦海裡只想自殺。」

陳靖瑜又抖了一下。

「妳剛才也有一樣的想法，對吧？」

「我只是想著，要是我死了，黑山羊也會跟著消失，這樣大家都不用再受傷了……我也是。」

「我之前和班上的一群女生發生了一些爭執，」陳靖瑜蹲下，雙手撐著臉看著前方，劉志宇也陪她蹲了下來。「那些女生開始在班上說我的壞話。她們長的好漂亮，那群臭男生都想討好她們，所以就來欺負我。後來我受不了了，就跑去輔導室找老師說，最後這件事傳到校長耳裡。」

「小不點是全年級第一名，阿彬是籃球校隊的王牌，校長說這件事就這麼

算了，只讓他們對我道個歉就草草了事。」

「學校在轉型，校長一定是不希望學校的聲譽受到影響，所以才這麼說的。後來小不點和阿彬仗著校長偏袒他們，愈來愈過分，他們會在操場上亂丟我的書包，把我的文具丟在學校草皮的各處。有一次他們還把我關在廁所一整天。」

「我在聯絡簿上寫下這些事，老師又將這件事傳給校長。結果這次校長竟然反過來罵我，要我別再惹事，給學校添麻煩。後來我聽說那些老師也全被叫到校長室，要他們別再管我的事。」

「我不懂，明明我是那個被傷害的人，但是為什麼最後變得好像我才是做錯事的人。我覺得好委屈，然後黑山羊就出現了，牠一開始只是在我的耳邊碎念，然後聽我抱怨生活上發生的一切。漸漸的，牠開始掌控了我的生活，等我回過神來時，牠已經占據了我的身體。」

劉志宇靜靜的聽陳靖瑜說完這一切，他想起陳威德之前跟他說過的「黑羊理論」

「黑山羊會形成是來自於妳內心的憤怒。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怪物。一旦超過某個限度，牠會掌控妳的一切，做出傷天害理的事。」

「我不想傷害任何人，但我也不能被傷害。」

「自殺又何嘗不是一種傷害？」陳靖瑜沉默不語。他又繼續說：「這個時代不流行正義，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必須放棄希望。」

陳靖瑜望向他。「在這黑暗的時代，哪裡還有希望？」

希望從未消失，只是人們在發現它之前總是先一步放手。不是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嗎「這個世界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發現的眼睛」希望也是如此。

他想起寶盤曾對他說過的話。

人類都很懦弱，而你的職責就是負責將希望帶給那些需要的人。

「只要妳需要，我會一直在妳身邊。」

陳靖瑜瞪著他，接著臉微微一紅，將頭別了過去。劉志宇這才意識到自己到底都說了些什麼。

「我不是那個意思……嗯……妳懂吧？」

「我懂……」

劉志宇乾咳了幾聲，接著將殺魔槍交給陳靖瑜。

「因為黑山羊附在妳的身上，我的殺魔槍沒辦法對牠造成傷害。但是如果妳拿著這殺魔槍，那怪物就沒辦法上妳的身。黑山羊是妳心中的怪物，也只有妳才能親手了結牠。」

陳靖瑜接過殺魔槍，看了好一陣，接著開口說：「如果我回去了以後，還是想要自殺，你會阻止我嗎？」

「無論多少次。」

「那如果我還是被人欺負呢？」

「我會幫妳扁他。」

陳靖瑜微微一愣，接著深吸了一口氣，像是下定了決心。「我們回去吧，讓這一切結束。」

七 尾聲

「志宇大哥真是的，想她的話就去見她啊！」

「我沒有想她，我想她幹什麼？」

劉志宇和陳威德坐在速食店內，這次是劉志宇主動將陳威德約出來的，目的是要問問陳靖瑜過的怎麼樣。

在那之後，陳靖瑜用殺魔槍將黑山羊一槍爆頭，打的灰飛煙滅。救下小不點和阿彬的警衛，在聽過陳靖瑜的遭遇之後，將這兩位高材生及籃球隊王牌狠狠揍了一頓，讓他們趴在地上求饒，發誓再也不會接近陳靖瑜。

而這警衛似乎不簡單，在警界也有他的朋友，他動用了一點關係，只過了幾天，學校校長就主動請辭，自始至終，這位校長都沒有露面，聽說是讓那警衛又給抓過去爆打了一頓，沒法見人。

「明明大哥你有能夠看穿別人心思的能力，對自己的想法反而不坦率。」

「現在你倒是有辦法看穿別人了？」

「有眼睛的人都看的出來。」

「我只是覺得沒有這個必要罷了。既然事情結束了，那就沒有必要再去騷擾人家了……你在幹什麼？」

陳威德拿起手機，手指飛快地打了起來，過了幾秒鐘將手機遞給他看。

威德：志宇大哥說想見妳一面，約在學校後門的那間速食店，如何？

靖瑜：沒問題，我馬上過去。

看到這一幕的志宇頓時無語了，但內心卻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。他將手機交還給陳威德。兩人沒說什麼，靜靜地吸起了桌上的可樂。

約莫過了十分鐘左右，陳靖瑜走進速食店內。

「志宇大哥，感覺怎麼樣？這次可得坦率地回答啊。」

陳靖瑜在店內張望了一陣，很快地便發現他們。她看見劉志宇，臉上堆起甜甜的笑容。

「老實說，感覺還挺不錯的。」

全文完